

楔 子

高樓大廈林立的繁華臺北，街道車水馬龍，人潮壅塞。

一部進口豪華房車停在路口等待號誌燈，寬敞後座坐著一名西裝筆挺、模樣俊雅的男人，正閒適的微低著頭滑手機。

他不經意的抬起頭，望向車窗外，前方斑馬線自左右兩邊而來的行人匆匆穿梭，一名女性牽著一個約莫三、四歲的小女孩過馬路，才走了幾步，小女孩不知為何突然停下了腳步，那名女性也跟著彎下身，伸手摸摸小女孩的頭，安撫了幾句後，又牽起小女孩的手過馬路。

照理說這種再平常不過的情景男人應該不會放在心上，而且他也沒有看清對方的長相，只瞧見她的側臉，但她的身影很熟悉，讓他的神情多了幾分詫異，心不由得重重一跳。

你心裡其實有別人，我沒辦法再跟你交往下去，請你好好正視自己內心深處真正的感情羈絆……

男人的腦海中忽地浮現前女友和他分手時說的話，思緒怔忡。

在情場游刃有餘、意氣風發的他，在感情上一直擁有絕對的主導權，可是他的歷任女友中，卻有兩人主動向他提出分手，前女友是第二個。

第一個主動跟他提分手的女孩極有可能就是前女友所說束縛在他心底深處的羈絆。

當時的他矢口否認，可是之後只要一想到這件事，總會不自覺感到迷惘和困惑。

對於五年前因為某些原因而匆促分手的前女友，他確實不如自己以為的已經完全放下和淡忘了。

自從跟前女友分手到現在已經過了半年多，他都沒想過再另外找新對象，難得感情空窗那麼久。

此刻，再次在人群中見到疑似她的身影，他莫名想確認在多年後自己對她究竟是什麼感覺，於是他衝動的推開車門。

「總經理要下車？」前座司機看到他突如其來的動作非常訝異的問道。他們正要前往機場，總經理稍晚將飛往美國出差。

這時，號誌燈已變成綠燈。

「你靠路邊停，等我一下。」男人匆匆交代完，跨出車門，朝前方斑馬線快步走去。

叭叭！刺耳的喇叭聲傳來，隨即一輛車從他身前飛馳而過。

他向後一閃身，驚嚇一跳。這才發現前方行人號誌燈已亮起紅燈，他頓時陷在車陣中進退不得。

他被迫站在馬路中間，一雙眼仍追逐著已經走到對面街道的那抹身影。

眼看對方愈走愈遠，且那方街道人潮絡繹不絕，他擔心會失去她的蹤影，無法等待下一次燈號轉換，他舉步向前，不顧危險的邊閃車邊快步奔向對街。

他三步併作兩步的在人潮中追逐那抹熟悉的身影。

他探身上前，從身後拉住她的手臂。

女人驚愕地轉過身。

看清對方的面容，他也愣住了。

儘管這個女人的身高體形、甚至側臉都和她非常相似，但她不是她。

「抱歉，認錯人了。」他連忙放手，帶著歉意朝對方輕輕點了個頭。

女人並不在意，輕輕一笑後，牽著小女孩的手繼續往前走。

他怔怔地望著陌生女子的背影半晌，這才回身，要走回停在對面馬路旁的座車。

他站在十字路口等待行人號誌燈轉換，雙眼望著來自四方川流的車潮人潮，思緒怔忡，心口莫名湧上一股失落。

沒想到這麼多年過去了，他確實還在意她，而且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不經意在人群中尋找她的身影。

他無法理解對她存有的迷網，不明白內心深處突然湧起那強烈的悵然若失是因何而起？

面對感情他的態度向來漫不經心，不是無拘無束地遊戲花叢，就是即便有固定交往對象，也奉行「一期一會」的自由愛情觀，彼此有好感就交往，一旦他覺得失去新鮮感，便會毫無依戀地揮揮衣袖。

當然，他所交往的對象大多都能接受他及時行樂的愛情觀，不會對他糾纏不清或心生怨懟，他更不會和纏人或占有慾強的女人交往。

唯獨她，她個性單純，對感情認真，和他以前曾經交往過的女人類型都不同。

他曾以為跟她不可能有交集，卻不自覺被她吸引，繼而跟她交往。

然而卻因為他犯下一個錯誤，她毅然決然提出分手離開，兩人甚至因此斷了音訊。

他無法好好向她解釋，也無法尋求她的原諒，也許是因為這樣，他才不能接受由她單方面結束這段感情，對她才會至今仍無法忘懷。

第1章

「各位旅客請注意，飛機正在通過一段不穩定的氣流，請您回到座位坐好並繫妥安全帶，謝謝。」

飛機頭等艙內，易千陽向後靠坐著寬敞座椅，一雙長腿交疊，一手端著不久前空姐送來的高級紅酒，慵懶地啜飲一口，思緒有些飄遠，機長的廣播他是聽到了，但並未聽進心裡。

「不好意思，易先生，我們將通過不穩定氣流，請您繫上安全帶，將餐桌板收起，椅背豎直，以確保安全。」空姐走到他身旁柔聲提醒。

聞言，他這才拉回思緒，將手中的酒杯交給空姐，接著收起餐桌板，調整座椅並扣上安全帶。

「謝謝您，等通過不穩定的氣流後，我再送一杯紅酒給您。」空姐客氣的朝他微微一笑。

他輕應一聲，轉頭看向窗外，一片灰濛濛的，而飛機開始晃動。

置身一萬英尺高空的他並不害怕亂流，卻無法克制自己又想起她。

他並非經常想到她，可是每當在人群中看到神似她的身影，他平靜的心就會像被突來的亂流撞擊，心緒蕩漾許久，此時他再度想起跟她相識相處的點點滴滴……

那一年他二十四歲，跟好友于佐剛一起前往澳洲打工。

他和于佐剛是高中同學，而他高中畢業後便到美國唸書，兩人一直維繫良好交情，大學畢業後，他先回臺灣服兵役，接著跟好友一起到澳洲打工一年。

于佐剛出國打工是為了存創業基金，將來開店做小本生意，而他根本不缺錢，未來的路已經被安排妥當，但他卻覺那樣太無趣，想做些不一樣的事，也有點羨慕好友擁有的創業熱情，所以他和父親談條件，讓他過兩年自由的生活，之後他回美國繼續研究所學業。

只不過天生大少爺的他還是無法像好友那樣認真投入夢想，他雖然天資聰穎，但是沒什麼耐性，討厭麻煩，也討厭做重複的事，所以他是抱著度假玩樂的心態到農場打工。

星期五傍晚打工結束後，接下來便是兩天的休假。

易千陽回到宿舍洗好澡，換上合身的白色 T-shirt 和黑色格紋五分袖西裝外套，搭配深藍色九分褲及休閒鞋，將層次長瀏海用髮蠟抓得有型，高挺鼻梁架著復古墨鏡，噴上充滿麝香魅力的瑞士品牌「MUSK COLLECTION」的男性淡香水，顯得雅痞又帥氣。

他開著租來的 JAGUAR XKR 敞篷跑車，打算去接在網路上認識的辣妹，一起去市區夜店狂歡。

他的外型俊美高挑，加上出手闊綽，把妹向來無往不利。

易千陽本想直接在這裡買部跑車，但想到自己如今是打工仔，又沒打算公開身分，不好太張揚而作罷，另一方面也因為農場四周道路顛簸，實在不適合跑車行駛，這才在需要時向車行租借。

想想租車更方便，能換不同名車開開看。

易千陽用單手掌控方向盤，踩下跑車油門，從農場宿舍駛往農場大門，他隨著音樂哼著輕快旋律，右手食指還輕輕跟著打拍子。

不知不覺在這裡打工已經半年多了，他還是不喜歡每天在農場勞動流汗，但倒也沒想過要提早離開，也許是因為平日辛苦勞動，一到了放假前夕，他的心情就會特別好，迫不及待想解放。

當他從泥土小徑彎出，要朝前方較寬敞的道路直駛而去時，忽地叩隆一聲，車子重重晃了一下。

易千陽忙踩煞車，等了一下後他改踩油門，卻發現車子竟然動彈不得。

「Shit！」他眉頭一攏，低咒一聲。

他稍微加重踩油門的力道，無奈只聽到輪胎轉動摩擦的聲音，車子還是無法前進。

易千陽拉起手煞車，下車查看，原來左後輪陷進一個泥潭窟窿裡。

應該是這兩天下過大雨，農場的泥土路面有幾處積水窟窿，他沒注意到，幸好窟窿不算深，若是有人幫忙推車應該就能脫困。

他可不想因為這場小意外而爽約，甚至毀了他期待的週末歡樂時光。

易千陽掏出手機撥了個電話，對方一接通，他馬上說道：「阿剛，我需要你。」

才剛回到宿舍的于佐剛先是愣了一下，隨即笑道：「我對 PUB 跟辣妹都沒興趣，缺人湊對請找別人。」

「我才不會找你這個禁慾主義者去冷場。」易千陽撇撇嘴調侃道。

他跟于佐剛的個性南轅北轍，于佐剛個性認真、腳踏實地，菸酒女色皆不沾，甚至連女朋友都沒交過，他還曾經懷疑過于佐剛的性向，後來于佐剛坦承大學曾有暗戀對象，不過畢業前夕告白被拒，初戀也無疾而終。

得知好友曾有一段數年的純情暗戀，令他驚詫連連，簡直是稀有動物，甚至直到現在，好友都沒對其他女人動過心。

總之，于佐剛是痴情又務實的好青年，跟玩樂絕緣，他不想帶壞他，即使真的帶他去聲色場所，也只是搞冷場罷了。

「我還沒離開農場跑車就掛點了。」易千陽有些洩氣的把經過告訴他。

虧他特地要租車行開來這部嶄新帥氣的名車在假日使用，未料還沒炫耀到，車輪就陷入泥潭

窘境，美麗車身都被濺上點點泥漬，等一下順利脫困後，他得先去洗車才行。

不一會兒于佐剛就從宿舍跑了過來。

于佐剛用力推著車屁股，易千陽則在車內繼續踩油門。

「還不行嗎？」兩人努力了一會兒，車子還是沒有脫困的跡象，易千陽打開敞篷，轉頭向後問道。

「快了吧，你再踩油門試試。」于佐剛說完，繼續用力推車。

易千陽踩下油門，車輪轉動濺起帶著泥漬的水花，有幾滴飛進車內，剛好落在他的右手背上，他馬上皺起眉頭，一臉嫌棄。「嘖！」隨即他將敞篷完全掩上。

他拿出手帕擦去手背上的髒汗，將用過的手帕隨手放到副駕駛座前方的置物箱裡。

車子髒了可以在路上找加油站附設的洗車機快速洗車，若他的身上被弄髒，他可沒有時間再返回宿舍洗澡換衣服。

這時，一個穿著工作服、綁著馬尾的年輕女孩走了過來，問道：「車輪卡住了？需要幫忙嗎？」

「沒關係。」于佐剛微微一笑婉拒。這種事怎麼能讓女孩子幫忙，況且她看起來也出不了多少力。「別靠太近，泥濘會濺到衣服。」于佐剛好意提醒道。

「沒關係，反正我的工作服本來就髒了，等一下也要換下來洗。」柳曉瞳毫不介意的又上前一步，邊捲著袖子邊道：「況且多一雙手多一分力，別小看我，我其實挺有力氣的。」

于佐剛沒再推拒，往旁邊跨了一步，讓出位置給她，沒多久，兩人合力總算將車輪推出窟窿，不過也被泥濘濺得滿臉滿身。

車內戴著墨鏡的易千陽降下車窗，朝後方的兩人道聲謝，更朝好友帥氣一笑，比個手勢，隨即踩下油門，揚長而去。

「早知道車裡的人是他我就不幫忙了。」柳曉瞳撇撇嘴抱怨道。

「妳討厭 Eric？」于佐剛試探的問道，就他所知沒有女人會討厭多金帥氣、對女人又溫柔熱情的易千陽。

由於是在澳洲打工，所以在外人面前于佐剛都喊好友的英文名字，私底下才會叫他的中文名字。

「很不欣賞。」她不諱言的道。她其實很少會批判什麼人，卻對易千陽頗看不過去。「真佩服你能跟那種人當朋友那麼久。」

這個農場雇用了十幾個短期打工生，多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一半以上是東方人，只有少數幾名是當地工讀生，而且這些打工的人來來去去的，很少人會待上大半年。

柳曉瞳比于佐剛和易千陽晚兩個月才到這裡，她小他們兩歲，雖然都是臺灣人，不過男女的工作區域和工作內容不太一樣，所以她跟他們沒有什麼機會多聊，只在用餐時或偶爾碰面時會問候幾句。

她看到易千陽的第一眼就沒什麼好感，不可否認，他擁有非常出色俊帥的外型，但也給人一種玩世不恭的輕浮形象。

事後證明，他的確是那種好逸惡勞的公子哥性格。

易千陽對農場工作有些散漫，做事隨便，只求做完，更不會主動幫別人的忙，而且他一放假就去市區狂歡，感覺來這裡玩樂度假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個性認真的柳曉瞳欣賞同樣務實努力的于佐剛，也跟他比較有交談機會，不過她只當他是朋

友，並無男女間的悸動情愫。

她對感情還處於未開發狀態，心下在意的只有夢想，也只專心朝那個方向努力。

「Eric 本性不壞，他其實很好相處的，對朋友也很真誠。」于佐剛笑笑地為好友說話。

「是嗎？」柳曉瞳一臉不認同，刻意瞟一眼跟她一樣幫忙推車而滿身泥濘的他。「好朋友會叫你來推車賣力，然後他自己去玩樂？」

「我如果也想去，Eric 會很開心讓我上車的。」他聳了聳肩，笑道：「他甚至會介紹一個性感洋妞給我。」

「你沒被帶壞，出汗泥而不染，好難得。」她笑咪咪的稱讚道。

「妳對 Eric 那雙電眼和他身上強勁的費洛蒙無感也很難得。」于佐剛打趣道。

來打工的女孩有不少人都對易千陽很有好感，甚至有幾個已經和他發生過關係了，當然是雙方你情我願。

易千陽沒交女友時，會欣然享受這種豔福，跟不同女人短暫玩樂，但若是他有交往的對象，則會一對一的談戀愛，不會同時跟別的女人搞曖昧，只不過他和女朋友通常都無法在一起太久。

他跟易千陽兩人個性差異大，愛情觀更不同。他太過保守專情且有些被動，而好友看似多情，實則沒真的放感情。

「他絕對是我不會考慮當戀愛對象的第一名。」柳曉瞳直接下結論。

于佐剛笑了笑，暗自想著好友若是知道有個女人對他的印象這麼不好，不知道會有什麼想法？兩人一邊往宿舍方向走去，一邊閒聊，而後回到各自的宿舍。

翌日晚上十點半，柳曉瞳在宿舍房間準備就寢，想著明天一大早要起來採摘玫瑰花做果醬和乾燥處理，早上她巡視種植的有機玫瑰許多已經含苞待放，她很期待能將親手種植的玫瑰做成烘焙食材。

她對烘焙很有興趣，夢想是將來能開間小巧溫馨的烘焙坊。

她來農場打工也是想要對天然食材有更多的認識，又剛巧農場女主人 Karen 喜歡烘焙，她常向對方請教，Karen 還同意她用女生宿舍旁的一塊小空地種植有機玫瑰，她每天親自照顧。

這時，她聽到窗外傳來一陣聲響，於是拉開窗簾朝窗外看去，就見一抹高軀身影歪歪斜斜的朝玫瑰花叢靠近，隨即傳來一聲作嘔聲。

「嘿！不能吐那裡！」柳曉瞳心急的大聲喊叫，隨即轉身奔出房間，匆匆朝側門奔去。

當她趕到時，正好看見一個男人彎身朝玫瑰花叢吐出穢物，霎時臉色大變，她大步上前，一把拉住對方手臂，生氣質問：「你怎麼能隨便亂吐？！」當她看清對方的長相後，怒火更盛。

「衛生紙……」易千陽醉得根本搞不清楚狀況，突地一陣噁心感湧上，他又吐了。「嘔……」柳曉瞳的細眉緊緊聚攏，她一手掩住鼻子，對此刻的他感到無比嫌惡。

她轉身匆匆奔進屋裡，很快拿來一包衛生紙，塞給蹲在地上的他。

易千陽伸手接過，先抽幾張擦拭嘴巴，隨即將用過的衛生紙往花叢拋去。

柳曉瞳見狀，眉頭間的皺摺更深了。「把你的嘔吐物清理乾淨帶走！」她平常其實不太容易生

氣，更遑論對人大小聲，但她已經忍無可忍了。

「我頭好痛……妳講話小聲點。」他緊閉著雙眼不滿的抱怨道。

「活該！而且你喝醉就喝醉，幹麼跑來這裡吐？！太可惡了！」她氣惱又心疼，辛苦照料的玫瑰被他輕易就毀了。

「吐這裡有什麼不對？直接施肥。」易千陽毫不在乎的回道，接著他搖搖晃晃站起身想走人，他壓根不知道自己是跟誰說話，只覺得這個人好吵。

他晚上喝得醉醺醺，是坐計程車回來的，他那時精神有些迷茫，沒跟司機說清楚，在女生宿舍前下車而不自覺。

農場的男女生宿舍位於同一處，不過分為左右兩棟木屋建築，兩邊相鄰很近。

他一下車，原本要朝男生宿舍的門口走去，但胃部一陣翻湧突然很想吐，他急忙往宿舍旁的空地走去，直接吐在花叢裡。

柳曉瞳聽了更生氣，一時腦熱，抄起一旁的水管，扭開水龍頭，毫不客氣的把水往他的臉噴去。

「妳——妳做什麼？！」易千陽沒料會被噴水，氣惱的低吼。

「你毀了我辛苦種的玫瑰，要你清理乾淨也不肯，更沒說一句抱歉，居然這樣就要離開？！」她對於自己的行為也感到有些驚訝，但她真的太生氣了。

他這才張大眼瞅著眼前矮他一個頭的女孩，接著又微眯著眼看了老半天，這才認出她是誰。

「柳……曉瞳……妳怎麼在男生宿舍？這玫瑰妳種的？」他感到非常疑惑，他記得男生宿舍附近並沒有種玫瑰啊！

「這裡是女生宿舍，你醉到分不清東西南北了嗎？」柳曉瞳氣惱的道。

易千陽轉頭朝大門方向望去，輕應一聲，「喔。」接著就要往男生宿舍走去。

不過他才走了一步就被她拉住。

「還有什麼事？」他現在懶得計較她無故對他灑水的失禮行為，只想快點回宿舍洗澡睡覺。

「你把我的玫瑰花全毀了。」柳曉瞳怒瞪著他。

「只是吐了兩口，又不是劇毒，會毀了妳的玫瑰嗎？」易千陽輕嗤一聲，認為她大驚小怪，且他的神志愈來愈渙散，實在沒力氣再和她囉唆，他甩開她的手。「我很累，明天再說。」說完，他步伐蹣跚的走向男生宿舍。

「你——」柳曉瞳本想追上他理論清楚，但見他醉得厲害，再爭辯也只是對牛彈琴，只能抵著唇逕自氣惱著。

怎知才走了幾步的易千陽突然身子一歪，隨即側身倒下。

柳曉瞳嚇了一跳，快步跑上前，她蹲在他身邊急急叫喚，他卻閉著眼喃喃囁語，隨即只剩下規律沉重的呼吸聲，她這才意識到他居然醉昏睡著了！

她站起身，決定不再管他，就讓他露宿在草地上，最好因此感冒，得一個教訓。

她氣憤的朝女生宿舍的側門走去，可是一踏進屋裡，又不由得轉頭看向躺在小徑旁草地的他，心裡有些不安的想著，若是放任他不管，他可能真的會睡到明天早上才被發現。

現在雖然是春天，但早晚溫差大，且他的頭髮被她噴了水弄溼了，很可能真的會感冒。

想著想著，柳曉瞳不由得心軟了，她快步朝男生宿舍走去，通知于佐剛去「撿屍」，並向他抱怨幾句對方的惡行。

翌日，易千陽醒來，馬上就感覺到宿醉的頭痛。

他下床先去淋浴間洗澡，等腦袋比較清醒之後，他回想起昨晚一些記憶，只不過那些畫面有些模糊又斷斷續續的，還有點奇怪，令他懷疑究竟是真實還是夢境。

他揉了揉悶痛的太陽穴，頂著還滴著水的溼髮走回房間。

「你起來了？我還以為你會昏睡到中午。」剛好返回房間的于佐剛看見他說道。他們同住一個房間。

「我是怎麼回來的？」易千陽問道。若他是自己回到房間，那腦中浮現的片段畫面就是作夢了。

「你倒在女生宿舍那邊的草地，是我把你撿回來的。」于佐剛笑道，接著又教訓道：「你這次喝得太多了，傷身又傷人。」

易千陽雖然常在假日喝醉，但還不曾誤闖女生宿舍，甚至離譜到隨地醉昏倒臥，而且他通常都玩到星期日晚上才回來，會在星期六晚上就回來實在難得。

「我傷人？」易千陽愣愣的反問。

「你的醉態害一個女孩傷心了。」于佐剛故意這麼說。

「怎麼可能？我就算醉了，也絕不可能對女性強求。」易千陽急忙辯解。反倒是他因為喝醉酒被不少女人趁機吃豆腐。

「我不是指那種事。你不記得你昨晚回來時做了什麼嗎？」

易千陽微眯起眼，試圖整理腦中仍舊紊亂的片段畫面，隨即濃眉一皺，有些不耐的道：「你直接告訴我發生什麼事，別再拐彎抹角了。」

于佐剛於是把昨晚的情形告訴他，看著他的眼神帶著幾分不苟同。

「原來那不是夢……」易千陽說道：「我承認我昨晚是失態了，但不過就是一些嘔吐物，怎麼會嚴重到毀了玫瑰花？」他還是認為是柳曉瞳誇大其詞，而且被她撞見他喝醉酒的醜態，他的心裡竟有些不舒服，突地他像是想起了什麼，有些不滿的道：「慢著，她當時不僅氣呼呼的對我大小聲，還用水管噴我水！」他可從來沒被女人如此對待過！

「她拿水管噴你水？」于佐剛頗為訝異，他認識的柳曉瞳外型清秀，個性也很溫和，怎麼會對好友大聲訓斥，甚至拿水管噴他，除非……「可見你真的令她很生氣，既然做錯事就該向她好好道歉。」

好友雖風流，但對女性很尊重，鮮少會惹怒女性，更不會害女孩傷心難過而置之不理。

于佐剛又道：「因為那片玫瑰花被你汙染破壞，她不但氣惱，還挺難過的。」昨晚柳曉瞳向他提及玫瑰花被毀，他看得出來她非常在乎親手種植的玫瑰。

「就只是幾朵玫瑰花，有什麼好生氣難過的。」易千陽不以為然的撇撇嘴。

只不過稍晚等他擺脫宿醉頭痛、吃過早午餐後，他向農場男主人 Robo 借用小貨車，和于佐剛一起前往市區，到了市區後，于佐剛幫忙把 Robo 的小貨車開回農場，他則是去開被他停在 PUB 附近的跑車，不過回農場之前，他還去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第 2 章

下午兩點，易千陽捧著一大把玫瑰花束來到女生宿舍要找柳曉瞳，就見她拿著剪刀彎著身子

在修剪玫瑰花的枝葉，他喚了一聲，「柳曉瞳。」

柳曉瞳抬起頭望向聲音來源，眉頭微微皺起。

看見她白淨的面容沐浴在午後的陽光下，他不由得怔忡了一下，腦中浮現一幕朦朧的畫面——她站在玫瑰花園，朝他漾出一抹溫柔恬淡的笑容……

那是夢吧？她怎麼可能對他展露那麼溫柔親切的笑？不過他昨晚喝醉後會夢到她也很奇怪，畢竟她是極少數對他不太友善的女性。

是的，他發現她對其他人都很溫和親切，總是笑容滿面，唯獨面對他時，雖然不是繃著臉冷漠不理，但總會保持距離，也鮮少主動向他打招呼。

「你在來幹麼？你的嘔吐物我都清理好了。」她對他依舊沒有好臉色，又看到他捧著玫瑰花束，想著他肯定又要去把妹，更是心生不滿。

「阿剛跟我說妳很在意玫瑰花被我的嘔吐物汙染，原本今天一早會盛放的花全都剪掉了。」易千陽上前兩步，看到一旁有一堆被剪下的枝葉，不少是已盛開或半開的玫瑰花。「我昨晚醉迷糊了，有點失態，但妳也沒必要這樣就把花全部剪掉。」她是認為他的嘔吐物有毒嗎？即使他的嘔吐物汙染到一些花，用清水沖掉就好了，沒必要極端的把這一小片玫瑰花叢的花都剪掉吧？

「因為很噁心。」柳曉瞳說得直接，毫不掩飾對他的嫌惡。

即使不是每朵花都被汙染到，但她無法清楚分辨，而且心裡有疙瘩，只能全部剪掉，這麼做也可以讓無法使用的花不再繼續吸收養分，這樣其他長出小花苞的花才能較快成長，等待再次開花。

她雖然大刀闊斧，實則心在淌血，對他更心生怨言。

昨晚因為太氣怒，她忍不住直接對他發飆，現在再看到他，雖然還是氣惱著，卻難以再對他怒聲斥責，畢竟這麼做也改變不了已發生的事，沒有意義。

她低下頭，不想理他，繼續修剪枝葉。

「是是，很噁心。」她的抱怨讓易千陽有些不悅，但不管怎麼說是他有錯在先，還是該向她賠罪，安撫一下。「喏，這束花就當賠償妳的損失，這花才剛買的，新鮮芳香，一百朵夠表達我道歉誠意吧？如果不夠，我改天再買一束還妳。」他將手中的一大束粉色黛安娜玫瑰遞向她。

柳曉瞳有些錯愕的抬眸看向他，原來他買這誇張的花束不是為泡妞，而是要向她賠罪？但就算如此她仍不領情，完全無意接受。「我的損失不是你用錢就能打發的，我更不需要妝飾用、虛有其表的玫瑰。」

雖不清楚他的家世背景，但她曾從于佐剛口中得知他高中畢業就被送去美國唸書，猜想得到他家境很不錯，再加上他穿著講究、出手闊綽又喜好玩樂，感覺就是公子哥，認為花點錢就能輕易解決問題，令她更反感。

她走出玫瑰花叢，逕自朝宿舍側門走去，要去準備有機肥料，無意跟他浪費時間。

「喂！」易千陽對著她匆匆離去的身影叫喚。

柳曉瞳頭也不回，踏進屋裡。

他皺起眉頭看了一眼手上捧的大把花束，虧他還特地開車去市區花店買花，她竟對他道歉的心意不屑一顧。

他自詡挺會討好女孩子的，唯獨她，令他首次感到棘手。

反正他該做的已經做了，她不領情就算了，他也不需要再把昨晚的過錯放在心上，於是他轉身離開女生宿舍。

「Hi，Eric！」Karen 看到他，親切的打了個招呼。

「Hi，Karen，午安。」易千陽看向她，揚唇一笑。

「又要去約會？」她看見他那一大把玫瑰花束，笑著問道。她知道農場的打工生假日多半會去市區度過，而 Eric 更活躍，常會跟不同的女孩子約會。

「不，我不小心惹一個女孩生氣，本來買花想要賠罪，但對方不接受。不介意的話，這束美麗的黛安娜送給美麗且青春永駐的妳。」他扯開一抹迷人笑意，恭謹地將花束遞向年過六十歲的 Karen。

Karen 笑呵呵地接過花束。「誰會拒絕大帥哥送的美麗花束？」她不知道他要道歉的對象是農場裡的打工女孩還是他另外認識的女人，雖然這麼問，但她並不是真的想探問他的私事。

「第一次送花被拒絕，換成我要傷心了。」易千陽自我調侃。

她被他逗得笑得更開心，隨即跟他閒聊別的話題，「本來今天要教曉瞳做乾燥玫瑰，沒想到她辛苦種的有機玫瑰被人亂吐穢物而汙染破壞，只能心痛地全部剪掉丟棄。」

一聽，他不免心生愧疚。她沒向 Karen 告狀是他所為？

「我告訴她等明天早上大家都在的時候，讓 Robo 問問有沒有人會認錯，她卻說不需要。」

「Karen，我自首，犯人是。」易千陽舉起右手，有些慚愧的道。

如果 Karen 沒提起，他自然不會向他人提起這件糗事，況且他也算是向柳曉瞳表達過歉意，這件事就算過去了。

可是聽到 Karen 說那些有機玫瑰是她親自栽種，辛苦照顧幾個月，每天澆灌、施有機肥，親自拔雜草、捉蟲，好不容易養到開花，收成要準備來當烘焙材料使用的，沒料被他輕易給毀了。

難怪她不接受他的賠罪，她養的花是為食用，而非觀賞，是所以才會認為他花錢買花是無用的浪費。

這麼一想，他就沒有辦法這麼理直氣壯的不了了之。

等 Karen 離開後，易千陽又折返女生宿舍，看見柳曉瞳又置身在玫瑰花叢，正在施肥，他步上前問道：「如果我替妳照顧這些玫瑰，直到下次花開，是不是就能將功贖罪？」

柳曉瞳抬起頭看向他，意外他又耷了回來，也對他的話感到驚訝，但她還是淡淡的回道：「不用了，要是把玫瑰交給你照顧，我損失的可能不只是新鮮花朵，這些玫瑰花可能會連根死光光。」

「只是照顧幾株玫瑰有什麼難的？」他不服氣的回道。他原本只是一時想到的提議，被她反駁後，他不禁執著起來。

「對別人也許沒那麼難，但是對你這個懶惰的大少爺絕對是不可能的任務。」她故意嘲諷道。易千陽眯起眼瞅著她。「只有我不想做的事，沒有我做不到的事。」

他承認他性格懶散，但是該做的工作他都完成了，而且他天資聰穎、學習力強，只要花一點心力就能達成目標，所以對事情才會少了一些認真和耐性，再加上他根本不缺錢，在這裡打工的工資甚至不及父親給他的零用錢，他不需要特別努力打拚。

「你做不到的。」柳曉瞳一口否決。

「那我們來打賭。」易千陽被她激起挑戰慾。他才不相信他會照顧不了區區幾株玫瑰。她本來並不打算和他打這種無聊的賭，更不想將重視的有機玫瑰交由他照顧，卻因他莫名的執拗，最後只能答應給他機會試試。

「我明天要早起，之後每天六點就要起床。」晚上，易千陽一邊設定手機鬧鐘，一邊對於于佐剛認真宣布。

農場的工作時間是從早上八點半到下午五點半，除了午餐時間休息一個小時，因為 Robo 夫婦有喝下午茶的習慣，所以農場工人及打工生也會在下午兩點半跟著休息一小時，悠閒喝杯下午茶、吃點心，若是天氣太炎熱，往往只有早上工作，下午可能就直接休息了。

于佐剛難掩納悶，工作日時易千陽總是睡到七點半過後才會起床，怎麼突然要早起？再聽到好友說要替柳曉瞳照顧有機玫瑰，直到下次花開，他馬上搖頭。「你做不到的，你還是好好向她道歉，她不會一直生你的氣的。」

柳曉瞳會拒收好友賠罪的花束他能理解，卻不認為她會記仇，他更意外好友這麼在意她的心情，甚至還大費周章跟她打賭。

「喂，怎麼連你都潑我冷水？」易千陽不滿地睨好友一眼。

柳曉瞳愈不相信他能做到，他就愈要證明給她看，尤其連好友都否定他，令他湧起更多的戰鬥力。

「好吧，那我拭目以待，看看你明天是不是能比我早起。」于佐剛笑道。

隔天早上六點，手機鬧鐘準時響起，可是鈴聲響了好久，沒吵醒該起來的人，反倒是于佐剛被吵醒了。

平常他都睡到快七點才會起來，但一想到昨晚誇下豪語的好友，他只能下床，走到好友床邊喚道：「千陽，六點了，起來。」

「六點？七點半再叫我。」易千陽連眼睛都沒張開，伸手從枕頭旁邊摸來響個不停的手機，隨便滑了幾下關掉鬧鐘。

「你昨晚不是說今天要早起，以後都要六點起來去照顧玫瑰花嗎？」于佐剛拍拍他的肩膀提醒道。

「玫瑰……」易千陽有些迷迷糊糊地微張開眼。「管他什麼玫瑰。」他側過身，打算繼續睡。于佐剛猶豫是否要硬將他叫起床，還是讓他第一天就失信？但為了扭轉好友在柳曉瞳心目中的形象，他很好心的決定一定要把好友叫醒，就當他伸出手想要再拍拍好友的肩頭時，易千陽忽地轉過身，霍地從床上坐起來。

「可惡！真不想起來。」他抬起手用力抹了抹依然充滿睏意的臉龐。

昨天他說得信誓旦旦，總不能第一天就破功而自打嘴巴，所以即使滿心不願，他還是下了床，拖著睏倦的身體離開房間，前往廁所刷牙洗臉。

于佐剛見狀不禁感到莞爾，接著躺回床上繼續補眠，他七點再起床就好。

「老天，我在做什麼？」易千陽皺著眉頭喃喃自語，還打了一個大哈欠。「我是王子耶！為什麼要犧牲睡眠替玫瑰除蟲？」他看到在花莖上蠕動的一條蟲子，拿起竹籤就用力插下去，發洩不滿。

「你可以不用那麼委屈。」一道低柔的嗓音從上方落下。

他仰起頭，看見來人，怔愣了一下。

「沒想到你真的會來，我以為你昨天只是說大話。」儘管他昨天非常堅定的保證今天早上六點半就會過來替玫瑰除蟲除草，但她仍不相信他的話，今天一如往常的早起，沒料到就看到他蹲在花叢間找蟲，而且又聽到他低喃抱怨，她忍俊不禁，對他的怒意消散大半。

「我說到做到，而且不只是今天，直到開花之前，我每天都會這麼做。」易千陽看著她認真強調。

前一刻內心才後悔跟她做下約定，不免想食言而肥，沒料現在又被她的話刺激，他絕不能被她低瞧，務必要堅持做到底。

儘管他再次強調，柳曉瞳還是不太相信，覺得他能撐三天就很了不起了。

她不敢真的把照顧玫瑰的工作全部丟給他，依然每天早起來探視她的玫瑰。

接連幾日她都看見易千陽一大早就蹲在花叢裡找蟲，對他逐漸改觀，不像之前那麼反感。

她不是只站在一旁監工，而是會一起照顧玫瑰，教他如何用有機肥料施肥，除了徒手拔雜草和徒手除蟲外，也會製作辣椒水除蟲。

而除了一大早照顧玫瑰之外，在結束農場工作後，傍晚時也要再替花澆水，檢查病蟲害。

「有機玫瑰好麻煩。」易千陽手拿裝著她自製辣椒水的噴水瓶朝花叢噴水，又打了個大哈欠。他已經連續五天都早上六點就起床，不僅于佐剛訝異於他的毅力，連他都要佩服自己還能堅持下去。

而且早上早起照顧完玫瑰花，接下來就要進行農場的工作，害他因為睡不飽頻頻打哈欠，過去不需要午睡的他，這幾日吃完午餐總要小睡一會兒補眠。

「雖然麻煩，但能用自己親手種植的玫瑰當做烘焙食材很有成就感，也能吃得健康安心。」

柳曉瞳也拿著一瓶辣椒水噴灑，笑咪咪的道。

看著她的笑顏，易千陽的心沒來由的微微悸動著。

這幾日他感覺到她對他的態度明顯改變，親切和善許多。

「該不會妳的梦想是回臺灣栽種有機玫瑰？」他試探的問道。他聽于佐剛提過，她出國打工也是為了存創業基金。

過去兩人幾乎沒有獨處談話的機會，而一群人一起用餐時，他也不會特地找她聊天，就算工作時碰到面，頂多基於禮貌彼此打個招呼，可是只要她看到于佐剛，就會跟于佐剛多聊幾句。他曾猜想過她該不會對于佐剛有意思吧？為了確定要不要撮合她和于佐剛，他不動聲色的觀察過她和其他人的互動，但是他發現她對其他打工男孩的態度也是這樣，他就知道她是對自己特別冷淡，這讓他頗不是滋味。

他向來很受異性歡迎青睞，還沒有哪個女人對他這麼冷淡，這讓他不自覺開始在意起她的心情，不願自己的形象在她心中愈來愈差，這才要拿出最大誠意來彌補。

「不是，我的夢想是開一間烘焙坊，而且我想要種些有機香料或花卉來當烘焙材料。」柳曉

瞳柔柔一笑，很自然的和他聊起自己的夢想。

聞言，易千陽的心又重重一跳。

她講起自己的夢想時，粉臉漾出一抹柔柔甜甜的笑，宛如一道甜點，他對甜點不感興趣，可是內心卻不由得對她升起一抹興趣。

意識到自己的異樣反應，令他有些訝異，她並非他喜歡的類型，他會交往的女性都是成熟豔麗、個性獨立、打扮時髦的拜金女，而她長相清秀，頂多算是中等美女，一頭過肩直髮，完全沒燙染，平時只簡單綁成馬尾，穿著樸素簡便，不論工作或放假幾乎都是T恤、牛仔褲，他只有看過一兩次她穿裙子，而且不曾看她畫過妝。

她的作息規律正常，早睡早起，即使休假通常都會待在農場，頂多偶爾會跟其他打工的同性友人去市區逛個半天就回來。

她儼然是個中規中矩的乖乖牌，個性認真單純，感覺跟于佐剛較相近。

「聽于佐剛說你們將來考慮開咖啡館？可以跟好友一起奮鬥，合力完成夢想，是件很美好的事呢！」柳曉瞳一臉欽羨的表示。

先前她不曾跟易千陽深談過什麼，連閒聊瑣事都沒有，但這幾日兩人天天碰面，她偶爾會和他聊天，而這是第一次談及彼此的夢想。

「阿剛本來打算開早餐店，在這裡打工後，喝到 Robo 煮的咖啡，讓我們改變了決定。」

Robo 滿口咖啡經，讓原就喜歡喝咖啡的兩人耳濡目染後，一致同意更改日後創業方向，改開咖啡館，將來也要自己選豆子、烘焙豆子。

「嗯，我同意。雖然我沒咖啡癮，但 Robo 煮的咖啡真的很香。」柳曉瞳點點頭稱讚道：「還有，Karen 做的各式甜點也好美味，我放假的時候常會跟她學烘焙。」

她很慶幸能來這裡打工，年過六十的農場夫婦待人非常和善，性格開朗，樂於將所知傳授給有興趣學習的年輕人。

她也很羨慕已是一頭銀灰髮的農場夫婦長久以來如膠似漆的情感，不禁期望將來能遇到相知相惜、能一起牽手長伴的對象，享受踏實而幸福的生活。

「其實是阿剛有創業的夢想和熱忱，我不過是搭個順風車罷了。」

易千陽有些汗顏，或許是因為他什麼都不缺，他並沒有什麼夢想或願景，他只是覺得人生太平順有些無趣，才打算跟于佐剛一起創業，一方面也想試試不靠家世背景的自己能否單純努力去完成一件大事，經營副業。

「我看得出來你是玩票性質，老實說我一開始對你漫不經心的態度有點感冒，但你並沒有半途而廢讓我有些意外，于佐剛也說剛開始他以為你要和他一起出國打工只是開玩笑的，沒想到你會堅持到現在，他認為他的夢想不再是他一個人構築的，你也真正參與其中，將來也能一起合力實現。」柳曉瞳看著他，語帶一抹鼓舞。

他有些愣住了。「妳跟阿剛聊那麼多？你們關係很好？」該不會他們兩人已偷偷有什麼發展，只是他不知道而已？一出現這樣的念頭，不知為何他竟有點悶悶的。

「只是偶爾碰到面會聊幾句而已，這幾天跟你聊的還比較多呢！」她笑笑地澄清。

聽她這麼解釋，易千陽突然覺得心情輕鬆了一點，但他又感到有些困惑，他這樣的情緒反應好像在跟好友計較什麼，太奇怪了。

不過他一時之間也搞不清楚這是為什麼，也懶得思考分析，便繼續按壓噴水瓶朝花叢噴灑辣

椒水。

他忍不住又打了個哈欠，用手揉了揉惺忪的左眼，忽地，他驚叫一聲，「媽……」

柳曉瞳驚愕地轉頭看他。「你媽來了？」可是她看了看四周，並沒有其他人啊！

「Shit！我的眼睛好痛！」易千陽緊閉著左眼嚷嚷道。方才是脫口罵粗話，並非要叫媽。

「辣椒水弄到眼睛了？你別揉。」她連忙拉住他想要再揉眼睛的手。「我用清水幫你沖洗。」

她放下手中的噴水瓶，匆匆拿起一旁的水管扭開水龍頭，指示道：「你蹲下，仰起頭。」

她站在他身前，微彎下身子，一手撐開他緊閉的左眼皮，小心翼翼的用清水替他沖洗眼睛。

「痛……」他眉頭一皺，下意識又緊閉上左眼。

「忍耐一下，應該只沾到一點點，用清水洗一下就沒事了。」柳曉瞳柔聲安撫，再度撐開他的左眼皮，清洗著泛紅的眼睛。

易千陽蹲在花叢間，仰起頭望著站在身前的她，看她面露擔憂，甚至低下頭輕輕吹著他的左眼，他的心毫無預警的用力一跳。

原本刺痛的眼，彷彿有陣暖風拂過，瞬間舒緩不適，心湖也莫名騷動。

「怎麼樣？好一點了嗎？」柳曉瞳輕聲問道，右手的拇指和食指還撐著他的左眼皮，她粉唇微噘，打算再替他吹吹眼睛。

他的心再次一陣悸動，突然有股衝動想親吻她柔嫩小巧的櫻唇，意識到這個念頭，他忽地感到心慌，連忙轉過頭，也自然甩開她的手，站起身。「沒事了。」

她，絕不是他獵豔的目標，他更不該會有想吻她的慾望，對，就是這樣。

「你明天不用再早起過來伺候這些玫瑰了。」柳曉瞳將水管放回旁邊，關掉水龍頭。

「為什麼？」

「你認真照顧它們五天了，已經完成約定了，我不計較你先前的過失。」她微微一笑，早已原諒他了。

幾日相處下來，她對他確實改觀不少，儘管他本性依舊散漫，但並非真的好逸惡勞、只會用錢解決事情的大少爺，否則他大可去買一把有機玫瑰賠償她，甚至不在意這件事或對她食言，每天能睡飽飽，不需要一大早爬起來，邊打哈欠邊替她照顧玫瑰，甚至在傍晚農場工作結束後，也殷勤過來繼續照顧這幾株玫瑰花叢。

「我的毅力不是只有五天而已。」聽到她原諒他，照理說他應該鬆口氣才是，但不知為何他不希望已經承諾的事只做一半。

「如果你想繼續照顧這些玫瑰我當然不反對，不過你明後天可以休假沒關係。」柳曉瞳有些意外他會願意繼續這份額外的差事。

「為什麼？」易千陽不解的又問。

「你週末不是都會去市區玩嗎？」她笑笑地提醒道。她可不希望因為兩人的約定而毀了他的假日。

「等下次花開大概要多久？」他轉頭看著那些小小的花苞問道。

「兩到三週吧！」

「那我這三個週末不外宿，就算要去玩樂，也會先照顧完玫瑰。」他堅定的保證。

只是兩三個禮拜他能忍耐，但若是等兩三個月他可能就做不到了。

聽到他的承諾，柳曉瞳難掩訝異，可是這一次，她相信了。

第3章

今天柳曉瞳穿著長袖衣褲、戴遮陽帽，腳上套著雨鞋，跟幾個女孩一起從事碾枝工作。

農場面積廣闊，分區種植不同蔬果，這幾日打工生待在大片芒果園做整理。

男生負責將生長茂盛的芒果樹剪枝及鋸樹工作，女生則將被剪下、鋸下的滿地枝葉撿起，放進碾枝車裡碾碎，再把碾碎後的產物鏟到樹下當堆肥。

開車的員工駕駛後輪將近一人高的碎枝車緩緩前進，將車停在定點，讓碎枝車持續運轉，三、四個女生將散落附近的樹枝收集起來，一一拋進碎枝車後方，而滾動的捲軸會自動將樹枝捲入，被碾碎的枝葉再由上方側彎的長鐵管噴出來。

被鋸下的樹幹有些非常粗，且夾帶一堆樹枝葉子，需要兩個人才能搬動，柳曉瞳便與另一個女生合力搬起一截枝葉茂密的枝幹，往開放的碾枝口拋進去。

這時，前方樹叢傳來一陣騷動。

「男生那邊發生什麼事？」柳曉瞳甩甩有些發痠的手臂，好奇問道，她似乎聽到易千陽的叫喊聲？

「他們鋸樹碰到蜂窩，被攻擊了。」在較前方撿樹枝的一個女生聽見不遠處樹叢內傳來的聲音轉述道。

緊接著左前方的樹叢有三個大男孩快步走出來。

「可惡！為什麼只有我被螫到？」易千陽一手摸著右額頭，不悅的抱怨道。

「因為你身上的費洛蒙太強，連蜜蜂都喜歡你。」David 打趣道。

「可惡，那蜂窩明明是你打到的，那群笨蜜蜂找錯報仇對象了。」易千陽沒好氣的睨了對方一眼。

「聽說尿液可以中和蜂針的毒性，我撒泡尿讓你試試。」Jack 開玩笑道。

「擦你的尿我的臉才會爛掉。」易千陽轉而怒瞪走在他左手邊的 Jack。

這幾個人都是損友，只會幸災樂禍，要是于佐剛在場，他也許能逃過一劫。

「要不要緊？」柳曉瞳小跑步跑向他們問道。

易千陽轉頭看見她，有些意外她主動過來關心，他的右手仍遮著右額頭，朝她皺眉道：「痛死了！額頭好像腫起來了。」

「我看看。」她招招手，要高個子的他稍微彎下身，好讓她察看他的情況。

易千陽依言照做，移開右手。

「已經紅腫了，要盡快把蜂刺挑出來，消毒擦藥，以免傷口發炎惡化。」她柔聲提醒道。

「妳能替我處理嗎？」易千陽問道。他原本是要去主屋找 Karen 求救，生平第一次被蜜蜂螫，他很怕他的俊臉留下痕跡，不過既然先遇到她，就問問看她能不能幫忙。

「可以呀！先回宿舍，我幫你挑刺消毒。」柳曉瞳沒多想便回道。

易千陽刻意對同行的兩個友人道：「瞧，還是女生溫柔體貼，不像你們只會落井下石。」說完，他跟著柳曉瞳往宿舍方向走去。

她加快腳步，想著要快點替他處理傷口，不過跟他並肩走在一起時，她聞到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不禁莞爾道：「你擦了香水，難怪會被蜜蜂挑上。」

他撇撇嘴道：「阿剛提醒過我工作時別擦香水，但每天要在這裡流汗，不擦點香水，全身都是汗臭味，我受不了。」

他可是非常重視個人衛生整潔，過去若運動完滿身汗就要馬上沖澡換衣服，在這裡工作幾乎每天都汗流浹背，可是要等到傍晚工作結束才能洗澡，他真的很不習慣。

「于佐剛怎麼沒跟你一起？」柳曉瞳好奇的問，他們兩人幾乎都是同組工作的。

「他跟 Robo 去市場送貨。」

「那工作不是比較輕鬆，你怎麼沒有爭取？」她笑問。

「坐著沒開冷氣的貨車，黃土小路塵土飛揚又顛簸，好不容易到了市場還得將一箱箱沉甸甸的水果搬下車送進倉庫，絕對不比在這裡修剪樹枝輕鬆。」易千陽跟過一次後就決定不再做這樣的工作。

約莫五分多鐘後，兩人走到女生宿舍前，她認為將他直接帶進女生宿舍不太妥當，便要他坐在外面的椅子上稍等片刻，她匆匆回房裡拿了東西又快步走出來。

「我先幫你把刺挑出來再消毒。」柳曉瞳從小巧的針線盒取出一根細針。

「妳帶針線盒出國？」易千陽看著她擺在椅子上的盒子是 Hello Kitty 的大頭造型不由莞爾，裡面放了幾支縫衣針、幾種顏色的線，還有別針、釦子及一把粉紅色的小剪刀。

「這樣要是釦子掉了或衣服脫線就能自己縫。」柳曉瞳邊撕開單片包的酒精棉片將縫針擦拭消毒邊回道。

「我有一件襯衫的釦子掉了一顆，妳能幫我縫嗎？」他故意問道。

「可以啊！你晚點拿給我。」她欣然同意幫他這個小忙。

沒料她一口就應諾，倒令他有些意外，心想待會兒真的要找一件襯衫拔掉一顆釦子。

「酒精棉片也是妳從臺灣帶來的？」易千陽好奇的又問。

「我考慮到來農場打工也許會受點小傷，所以自己準備了一個小型醫藥箱。」柳曉瞳補充笑道：「本來我想帶的東西更多，但是出國前被我姊姊挑出一堆，否則行李就超重了。」針消毒完畢，她準備從他額頭的腫包挑出刺，柔聲提醒道：「可能會有點痛，你忍耐一下。」

「嗯。」他坐著仰起頭看著她彎身向他，一雙水眸注目著他右額頭上的腫包。

她將細針輕輕往傷處戳去，他因為刺痛不自覺閉上右眼。

「能看見殘留的刺，很容易挑出來的，再忍耐一下。」柳曉瞳又安撫道。

低著頭的她，垂落的髮絲輕拂過易千陽的臉龐，讓他覺得臉頰有些麻癢，心口也跟著莫名發癢，分散了他的疼痛。

「挑出來了。」不一會，她挑出一小截細細的刺放在掌心要讓他檢視，可是當她看到他的深邃黑眸正凝視著她，眸光似有一抹奇異熱度，登時教她不太自在，有些心慌地連忙移開目光。她暗自深吸口氣平復心緒，接著拿過一小瓶調好的小蘇打水，用棉花棒沾取塗抹他的傷口，這樣能夠清洗並中和毒性。

「再等我一下，我去準備藥替你敷。」說完，柳曉瞳又匆匆走進宿舍。

易千陽望著她離去的身影，不由得抬手撫著左胸口，怎麼感覺心跳變得異常快速？

很快的她蹙了回來，手裡拿著一個小盤子，而裡頭裝的竟是搗爛的大蒜！

「等等！這是藥？」他身子往後仰，面露驚恐。

「這是治療蜂毒很有效的天然食材兼藥材。」柳曉瞳一臉認真的回道，沾著大蒜泥的手指伸向他的額頭。

易千陽霍地站起身，連忙閃離她兩大步，一手捏著鼻子，嫌惡的道：「這裡怎麼會有大蒜？」

他討厭大蒜味！

「廚房裡有現成的啊！假日我們會在廚房煮東西吃，你們那邊不開伙嗎？」她邊說邊往前兩步。

工作日都是由 Karen 負責大家的三餐兼下午茶，每到用餐時間，正職員工及短期打工生都會聚集到主屋前的露天長餐桌一起用餐，早、午餐比較簡單，多是沙拉、麵包、三明治，晚餐時 Karen 才會準備較豐富的菜色；不過假日就沒供應餐食，住宿的打工生也許吃麵包、微波食品，或自己下廚。

「阿剛有時會下廚。」而他則是奉行君子遠庖廚。「那不是重點，我絕對不要抹大蒜！妳不是有醫藥箱嗎？我要擦正常的藥膏。」

「相信我，用這個療效比較好。小時候我曾被蜜蜂螫過，我媽就是用大蒜替我擦的。去年親戚的小孩不小心被蜜蜂螫到，我替他塗大蒜泥，傷口很快就消炎消腫了。」柳曉瞳用親身經歷向他保證。

「就算這樣我還是不能忍受大蒜味。」易千陽用力搖頭，堅持拒絕。

「又不是用牛糞敷你額頭，幹麼這麼驚恐？」她被他誇張的反應逗笑了，朝他又靠近一步。「聽話，敷一下就好，大蒜不臭啦！要是你不聽話乖乖擦藥，萬一過敏發炎，傷口可能會潰爛，你的美貌可能受損，那才真的要驚恐。」她對他軟硬兼施的說。

他權衡了一下輕重，相較於討厭把大蒜泥敷在額頭，他更怕留下傷疤，最後他妥協了，不甘不願的低下頭，眉心緊蹙，讓她把大蒜泥塗在他的傷口。

「這個多久才能洗掉？要是沒效我就找妳算帳。」易千陽佯怒道。

柳曉瞳沒將他的警告當真，忍不住發噓。「沒想到你也有可愛的一面。」他方才一連串的表情、動作簡直像個大孩子。

「什麼？」被她誇可愛，他有些窘迫，可是看著她可愛動人的笑臉，他的心又忍不住猛地一跳。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居然又萌生想吻她小嘴的念頭！

他再度抹除內心那抹突來的異常。

「我回宿舍休息了，Robo 回來就說我負傷休養半日。」他此刻額頭塗了大蒜泥的模樣絕對不可以讓第三人看到。

「你不要藉故偷懶，那個頂多數半小時就乾掉，到時就可以洗掉了。」柳曉瞳對他的背影提醒道。

「洗掉這坨討厭的大蒜泥，我還要用力洗臉數回，再洗頭、洗澡，徹徹底底洗去它可能殘留下來的任一絲氣味。」易千陽腳步一頓，轉過身回道：「雖然討厭這種治療方式，還是謝謝妳的幫忙。」他對她揮了揮手，便往男生宿舍大步走去。

望著他的身影逐漸遠離，她再度莞爾輕笑。

回想方才替他挑刺、清洗傷口，甚至塗抹大蒜泥的過程，她後知後覺的意識到兩人似乎很親暱，心跳不禁有些失序。

「恭喜你，服完勞役能解脫了。」柳曉瞳檢視玫瑰花叢宣告道。

經過半個多月的細心照料，玫瑰總算開花了，她決定在最適當的時間，也就是明天清早採收，她估計應該可以採到六、七十朵熟成的玫瑰。

「這段時間辛苦了，明天你就不用再早起了。」她對天天早起、持之以恆的易千陽讚許道。

「明天不是要採花收成嗎？」

「我自己來就可以了，很容易的。」

「我辛苦照顧它們，怎麼不讓我參與收成？」他揚眉，故作不滿。

儘管他每天早上都對手機鬧鐘的響聲充耳不聞，往往是先被吵醒的于佐剛起來叫醒他，但總算完成跟她的約定，可他不願意錯過最重要的時刻，要跟她一起收成。

「當然歡迎嘍！」柳曉瞳開心笑道，心裡也有些期待。

翌日早上六點半，易千陽準時來到女生宿舍。

當他轉過小徑，就見柳曉瞳站在玫瑰盛放的花叢間。

她正巧抬起頭，看到他，朝他揮揮手。

她整個人沐浴在晨光中，麗顏泛出一抹甜美笑靨，這樣的畫面令他感覺似曾相識……隱約記起似乎是前陣子的一幕夢境，他的心微微一震。

他輕吐了一口氣後邁步走近她。

她不是令人一眼就驚豔的美女，但為何方才乍見，她有種朦朧恍惚的美，教他悸動？

他對內心陌生的感覺感到不解，但也無意釐清那隱隱約約的異樣，只能選擇不予理會。

柳曉瞳遞給他一把剪刀，教他如何剪玫瑰並小心別被玫瑰的刺扎傷，也向他詳細說明玫瑰花開的程度，有些需要再等兩三日再摘採比較好。

兩人忙碌了一陣子後，她提著兩籃滿滿的玫瑰花對他笑盈盈的說道：「剩下的我之後看情況再採就可以了，今天採的這些我處理好做成甜點再請你嚐鮮。」

易千陽望著她的笑顏，內心又一怔。

之後不需要再天天早起，費神照料這些有機玫瑰，他應該覺得輕鬆，但為何內心有一抹失落？

柳曉瞳雖然很高興總算等到花開，但想到之後無法天天見到他，她就覺得心裡有點空空的。

她在心田深處已經不知不覺種下情思種子，正緩緩萌芽而渾然未覺……

傍晚結束工作，柳曉瞳提著幾袋戰利品返回宿舍，先走往廚房清洗。

稍後她拎著一大袋東西前往男生宿舍。

她是好意要來分送吃不完的水果，但心下不禁期待能遇到易千陽，她已經三天沒見到他了。

「Hello！」當她一踏進敞開的大門，就在走道上巧遇于佐剛。

「Hi，妳怎麼會來這邊？」于佐剛回以微笑。

由於兩邊宿舍相鄰很近，也沒限制男女生出入，男女偶爾會到對方的宿舍找人，不過之前都沒看她來過男生宿舍。

「這個給你們吃。」她笑咪咪的揚高手提的透明塑膠袋。

「什麼？」易千陽從她身後走來，拎過她高舉的塑膠袋，低頭看了一眼袋子裡的東西，輕噴一聲，「營養不良的番茄？」隨即將整袋小番茄又還給她。

柳曉瞳轉頭看向他，心不自在的怦跳了一下，但她表面上仍故作鎮定的道：「這是野番茄，雖然小顆，但非常非常甜喔！今天我們幾個女生去酪梨園修剪雜草，發現很多野番茄，紅通通的看起來很可口，我試吃一顆真的很甜，所以採了一些回來。我已洗過了，可以直接吃。」見易千陽遲遲沒接過，她吶吶的問道：「你不敢吃？有兩個女生也不敢吃，這一袋可以分給其他男生吃，我們那邊還有很多。」她轉而看向于佐剛，笑盈盈的推銷，「于佐剛要不要吃看看天然美味的野番茄？」

「當然好，謝謝分享。」于佐剛欣然接過。

三人隨意閒聊幾句後，柳曉瞳便返回女生宿舍。

于佐剛拎著裝有野番茄的袋子跟在易千陽身後回到房間，他將塑膠袋擱在書桌上，拿出幾顆小巧的野番茄吃。「還滿甜的。你不吃吧？我留一些，其他分給其他人吃。」他打開抽屜，拿出幾個小塑袋打算分裝，這麼一大袋他一個人吃不完，趁新鮮正好分送給其他人。

「我有說不吃嗎？」易千陽伸手探進塑膠袋，先拿起一顆小巧的野番茄研究了一下，這才送進嘴裡。

于佐剛見狀，不免訝異。「我記得你不喜歡吃番茄。」

「雖然不像她形容的那麼誇張有那麼甜，但也不難吃。」易千陽神情淡然的表示，又拿起一顆吃。

他確實不喜歡吃番茄，但不到討厭的地步。

于佐剛再一次愣住了，以野番茄的品質而言這已經算甜了，但易千陽大少爺連高級的黃金小番茄都不怎麼吃，怎麼可能接受野番茄？

「這一袋留著我們吃就好，不用拿去敦親睦鄰那麼麻煩。」易千陽拉開椅子落坐，又拿了幾顆野番茄放在手裡，仰起頭，邊拋丟小蕃茄邊張嘴接食。

下午他經過酪梨園時，看見柳曉瞳和三名來自不同國家的女孩一起修剪雜草、除草，他不自覺停下腳步，站在一旁觀望好半晌，竟有些懷念三天不見的她的笑容。

她在認真工作之際也能自尋樂趣，與女孩們及農場主人養的狗 Alex 相處得和樂融融。

之後，她在雜草堆中發現野生小番茄，摘了一顆用衣服擦了下便試吃，隨即她面露驚喜，招手告訴同伴發現寶物，要將藏身在雜草堆中這些美味可口的野番茄仔細採收，以免浪費天然食物。

易千陽回想著這是她辛苦摘來的野番茄，還一顆顆去蒂清洗乾淨後拿了一大袋送來男生宿舍熱情分享免費水果。

他頓時覺得這些野番茄似有特別的價值，吃起來比起他過去曾吃過的各種番茄還可口許多，更不願分送給別的男生享用。

于佐剛站在一旁，狐疑的看著好友的舉動，忍不住好奇的問道：「你……是不是對曉瞳有意思？」今天若換做其他女生送野番茄過來，他應該不屑一顧吧。

「什麼？」易千陽因為好友突然的問話怔愣了一下，但他隨即否認，「沒有，她不是我會碰的類型。」

儘管內心確實對她一再萌生異樣，他仍選擇否認。

她太純淨，凡事太認真，不是會遊戲人間的女人，更不可能成為他一夜情或短暫戀情的對象，而他向來秉持的愛情觀是自由無負擔，一期一會最美好。

即使他否認，于佐剛仍嗅出一抹不尋常，他很肯定好友對柳曉瞳一定存有特別的感覺。

Crescent